

# 四川風雲誌

袁守成

編者按：本文為四川在臺元老袁守成先生回憶錄「月是故鄉圓」中之一章，月是故鄉圓現已出版每冊定價臺幣一六〇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 政府籌劃安撫四川

民國二十七年的冬天，抗日戰爭的作戰指揮中心，由武漢轉移到四川重慶。精銳部隊都配備在各戰區抵禦頑敵。民國二十八年原屬地方軍隊的川軍七個師，聯合通電反對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縉緒，駐內江憲警截獲前二十一軍屬下一位處長周從化所持七個師聯合動亂計畫。內容甚周詳，不容忽視。周某當天從瀘縣來，這個計畫當然出自瀘縣駐軍第十八師。事態不尋常。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寬大為懷，不加譴責，決計安撫。選派什麼人去安撫呢？中央對四川有關係的人，正依政府策略，從事籌畫中。

我當時曾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擔任考核組長，受訓的學員中有重要將領胡宗南將軍和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縉緒將軍等傑出人物，凡是受訓的都

要受到考核。諸如品德、學問、能力、優點、缺點、適任工作等都在評鑑之中。兼團長是先總統蔣公介石，學員人人都經過個別談話，蔣公並手諭在畢業之前一星期，應將前九名後九名考核成績先行呈報，這些人都要再個別談話一次。據觀察這些考核成績，顯然能禍福於人。而這些考核成績都出自我經手，責任太大，急想辭去考核組長之職。同時我擬了一個調查考核計畫，對黨政人員的調查、選拔、訓練、考核、升、降、免、調，聯貫成一制度，學員有個別檔案，有考核分類總名冊。並將訓練延伸到團外去，有通訊聯絡辦法：「為事擇人；因人擇事。」在黨政班考核組屬軍事訓練處，這個計畫依序呈副處長王東原先生、處長陳誠先生，由他們轉呈兼團長蔣公。後來侍從室成立第三處，處長是陳果夫先生，副處長是劉詠堯先生，這與我擬的計畫有關。劉詠堯先生其時尚任黨政班人事組長，他告訴我陳果夫先生要他介紹第三處的考核組長。我回答劉詠堯先生說：「將黨政班的考核組調兼侍從室第三處考核組長最好。」我提出此一建議後去意更堅。考核計畫的重心就在考核組，要用許多才智之士來分類處事，我能勝任嗎？在復興關政黨班大門遇陳果夫先生，他說：「劉詠堯先生介紹你作第三處

考核組長。」我回答：「我是學行政的，仍願作行政。」果夫先生注視着我。我再說：這樣好安排人事。果夫先生又想了一想，點了頭。黨政班黨政訓練處副處長康澤（兆民）先生在我去成都之前告訴我：「等你的工作發表後再談談。」我到成都，尚未見到王縉緒主席，他就已發表我作瀘縣縣長。我去省府見他，他在省府禮堂後面走廊上設一桌，王主席坐一椅上，此外無椅凳，前後左右都是人，如嚴嘯虎、劉兆藜等都在，七嘴八舌，又像談事，又像吵架。我去了，王主席招呼說：「周劉二相公在川南鬧事（周指周成虎字嘯嵐，劉指劉樹臣）。你到瀘州（尚不習慣稱瀘縣）去與他們硬碰，碰得凶就升得快。」在那種狀況下，那能好好的談，我祇好說：「中訓團的黨政班口號不是統一意志，團結力量嗎？」因為王主席剛在黨政班受過訓，在升旗臺邊等升旗時，王曾拍我肩說：「筆下留情喲！」我在辦考核，恐怕是唐毅告訴他的。他既與我隨便講過話，所以我就不必拘謹。王笑笑祇好說：「謠言多，快直接去瀘州！」我說：「我還要回重慶交代！」王說：「那就坐飛機去。」第二天早上，唐毅派一名姓李的駕一小轎車，送我到機場，機票是王送的。

康兆民告訴我，想聯合行動的七個師，重心在瀘縣的第十八師，將十八師安撫下來，其他就無事，絕不能有一聲鎗響，但又須作萬一準備；各種資料要齊全，並於必要時提出平定叛亂的建議。最後說：仍然以不動武爲上策，達成安撫任務，將報告委員長蔣公重獎你。

### 瀘縣軍警衝突解決

我原來預定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九日乘小火輪到達瀘縣，因輪船機械故障，於十日下午四時始到達。一到就聽說十八師的兵和警察在菜市場發生糾紛，軍警衝突擴大，市面情形很亂。連警察局長艾與權都躲起來了。有人說：「這擺的是接風筵，看新到的縣長是否吃得乾？」天都要黑了，我就立刻接事，接了事方有權處理事。當時一夜之間如果將事件更形擴大，豈不更麻煩！接了事到職的紅佈告剛貼出，十八師的軍法處長來了。他說：警察打了兵，怎麼辦？我說：通知警察局督察長會同師部所派人員去調查，調查後再處理，誰不是就由誰的主管去懲辦。

軍法官說：我們的弟兄是沒有錯的。我說：你不在場，你怎知誰有錯誰沒錯？不調查是非就處理，不但軍士不服，警察也會不服。快去，督察長已在外等着了。他看我很堅定沉着，一時說不出話來就勉強走了。

沒多久軍法官又來，他結結巴巴的說：「這事很好辦！縣長向我們長官道歉就可以了！」我立刻板起面孔說：「怎能隨便講話！這是你說的還是你們長官說的？我要查問。照此辦法，你們

的弟兄如對縣府的屬下起糾紛犯錯，也未必要向縣長道歉。你回去報告，我是來爲你們解決問題的，不要失掉機會。此間軍警都負有治安責任，如外傳瀘縣的軍警不能維持當地治安，彼此都沒有面子。」

最後我又說：「你快回去安排一下，將市面安靜下來，最近我和你們的長官有很多話要談。」軍法官看我毫不在乎的樣子，就莫名其妙地走了。市面也安靜下來。第二天我與師長周嘯嵐、參謀長先智淵見面，連說帶笑的提到軍警的事，大家都不談了。可見軍警衝突的事，並不是他們高級軍官有意安排的。周問我在黨政班辦訓練，他是否可免調？我說：如被調訓去聽聽抗戰的大道理，並有機會向委員長蔣公請訓是很好的機遇。

### 政軍合作安定後防

在四川瀘縣經過詳細調查研究，認爲：(一)十八師的人多裝備好，劉湘司令去世，有用的幹部都到十八師來了。前經核准向歐洲買的好軍火，都裝備在十八師。師長周嘯嵐是劉湘的妻舅，爲人忠厚，十七師劉樹臣是劉湘的姪子，當然能跟着周走，所以十八師是七個師的重心。但是，周嘯嵐絕無作四川省主席的企圖。

(二)十八師受重視的最大原因，是有一位旅長彭斌字澤中，此人書讀得多，中文好，更富機智。是熊克武辦的講武堂出身，從排，連長作起，作戰經驗豐富，軍事書籍也看得很多，熟悉參謀作業，有領導才能，主意很多，是十八師的靈魂。所謂七個師的聯合行動反對中央任命的王續緒主

席計畫，就是彭斌擬的。

(三)我細看七個師聯合行動計畫，祇是紙上作業，真要行動，除十七、十八師外，其餘各有主管，同床異夢，未必能一致行動。

(四)嚴格講起來，七個師都沒有開拓疆土的野心與能力，不過聯合反對王續緒，有人想當主席而已。

(五)從前四川一直是防區制，一個地方不能有兩種部隊，因怕別人動手將自己的武器吃掉。當時抗戰，中央機關和武裝部隊要在地方駐防，他們根據過去的想法，也想自保，怕被人解決自己的心理是有的，於是處處提防。要打出去可能性很少，恐怕反丟了自己的地盤。

(六)當然也要防萬一，例如汪精衛設僞府，怕有人來煽動，更怕有冒充鬼誤會有人來解決自己，糊里糊塗就打起來。根據這些分析，不可能打，也要防萬一。既然彭澤中是重心人物，就去與他真誠的交朋友，不玩手段，不事虛假，他讀過很多線裝書，我也讀得不少。我們就講忠於國孝於親，做人做事的大道理。他住在南門外「三嚴腦」，不會客，還請了一位科甲出身，作過京官的蕭莘園先生講經史百家，有時才到師部會同師長參謀長商辦公事，其實都是他作最後決定。彭澤中是防空司令部負責人，我催促開防空會議，以便見面，見面一談就投機，經幾次懇談以後，先後約定：(一)有什麼疑難困惑直接講出來，我轉託康兆民講中央有關上級指示，我說的確有結果，彼此有信心，事情就易辦。(二)一切聽命中央與直屬軍事上級如委員長重慶行營，不奉命不作橫

的連繫，凡政客與軍火販子不接待。(白)沿城外河邊的機鎗陣地和散兵壕均毀棄，不派隊伍守衛，以免引起誤會。(四)軍警聯合維持治安，中央駐在瀘縣的二百餘個大小機構，盡力協助，不生摩擦，以維軍譽。(五)駐城軍隊部份移駐瀘縣五、六兩區，協助政府組織的瀘(縣)、富(順)、南(溪)、江(安)、納(谿)的聯防清剿，活捉巨匪王某。我去永(川)、榮(昌)、瀘(縣)邊區組織聯防辦事處，十八師以區綏靖司令部名義，送些子彈與聯防剿匪，招撫土匪「小老高」(姓艾)數十人，設感化班。總之軍隊有疑問，直接對我講，我們也認真辦。例如第六區區長電話報告，有五個散兵游勇持偽造專員縣長的手諭，在地方連偷帶搶，我叫逮捕到縣，一問就知是十八師退伍下來的；我們請十八師以區綏靖司令的職權辦，他們竟予槍決，似乎重了些，但亦可見其求好心切。有一次川康建設期成會瀘縣辦事處主任黃炎培說：「據報，藍田壩有兵用船運鴉片煙到縣城，你看好講不好講？」我說：「可以講！我立即約同彭澤中商談。」彭說：「不管誰在運，我負責禁絕。」可見他確實想作好。

### 周嘯嵐很率直友善

彭澤中事親孝，他的母親就是甘典夔的姑母。我勸他：經常在外，不能侍奉甘旨，四川瀘縣與他家鄉榮昌很近，應該迎接父母來瀘。後來一有機會，彭澤中就接母親來同住，共享天倫之樂。彭老太太信佛，很慈祥，她聽到我和彭澤中互稱名號或職稱，她說：「你們都排行第三，可否互

稱「三哥」。彭澤中生於壬寅，我是乙巳，比我大兩歲多。我告訴彭澤中，我們「語不及私」，都談的公事，不妨一一告訴周嘯嵐，以免誤會。我一有機會就與周嘯嵐深談。我常對他講：「你的事業已很有成就，有機緣還會高升。但是要同心合力將日本侵略的軍隊趕出國內，才有安寧之日。」他說：「是呀！國戰打完了，才有太平日子好過。我就不喜歡鬧事，聯合起鬧，對我們有什麼好處！人對了講真話，不是已經沒有比起嗎？沒有「比起」，是撤了警戒。周嘯嵐最初喊我「縣長」，後來跟着人喊我「老父臺」，私人談話，有時竟喊「大哥」了。

康兆民由敘府來瀘縣，我請客，還請地方各單位首長作陪，快要入座，就是少了周嘯嵐，康兆民也在四下望。叫人打電話，竟不知其在何處，我親自打電話，師部的接線士兵很客氣的告訴我在「三公館」，大致是一個俱樂部。我趕去，周正在與人玩「亂戳」紙牌，他望見我，就說：「大老爺怎麼來到這裏了？」我說：「來抓賭！」將他手上紙牌一合，催促跟我去。

他出門低聲對我說：「萬一講話答不出來，請打個圓場。」我說：「你要怎樣講就怎麼講。」席設在峨嵋體育會，剛要進門時，他向他後面經常藏着武器跟着的衛士講：「各人去玩罷！又不是小娃兒，老是跟着！」這又看出周做事很得體的地方。聽說過去周與康兆民有點小誤會，他來了，這個場面就圓滿愉快。

### 誤會冰釋順利調防

後來中央軍開到，一來至少是一個軍的人員和裝備。加上學兵隊與附屬單位和兵工廠，還有原來補充兵訓練處與憲兵隊及中央機關辦事處的守護兵隊，連同原有的十八師，數目不少，駐地有些擁擠，都要選重要地方住，接觸很近。加上有不識大體的人從中挑撥，誤會就容易發生，我費盡力氣，從中調停。有一晚彭澤中在電話中說：種種跡象，認定友軍是來解決他們的部隊，為了生存，祇有開火。我再三解釋，絕無此事。他不信，大有放下電話，即開鎗聲之勢。我確知中央無此決定。我說：「我立刻到你府上拜訪並長談，如有戰事我們同在，總可放心了。」他說：「不敢勞駕！」這驚險場面方告解除。

又一次聽說十八師的官兵，都換上便衣，散居城內外各地，謠言四起。我趕到彭家，彭幾乎流淚的說：「看看我們帶的隊伍是不是可受侮辱？」我說：「平常講的忠於國家，不能忘記。現在抗戰，不能憑個人意氣，害了國家。」總算未出事，但彭澤中已偷偷在拭眼淚。

中央命令十八師調離瀘縣，去富順、宜賓一帶駐防。彭澤中初時尚猶豫，我勸他不能違背中央命令。日軍已偷襲到貴州，正面和兩側都要配置部隊，準備作戰。你們調開是正常的事。並訂期在離瀘縣去宜賓、富順的中途通灘優游宮送別。餞行筵祇有一樣菜，臨時在沱江打起來的「退鹹」！用來三吃：粉蒸、紅燒、清蒸。周嘯嵐已去成都，我與彭澤中兩人對吃，也就够了。

臨分手時，彭說：「你以後輕鬆了，我以後困難重重！」我說：「無論在那裏，你有困難，

我都願來相助！」

我去瀘縣安定後防的任務就此算是完成了。

### 四處奔走安定後防

在瀘縣縣長任內共五個年頭後，才離開了瀘縣。有一年彭澤中的堂弟彭勳武來說：「澤中非要事須去重慶見軍事當局，另外有人搭線，非常不妥。」他邀我共同去內江與彭澤中會合再去重慶。我領彭澤中去了見了康兆民，接談以後，康派了一部轎車和一位治安人員隨彭澤中活動，並引見了何總長應欽，聽說何總長還送了彭澤中一支左輪手鎗。直到彭澤中回防，我從不問問究竟什麼事，因為非我職責，不願引起麻煩。

卅二年冬天康兆民約我去說：「十八師調金堂三臺，彭澤中處境困難，要出事，請你去成都瞭解一下，必要時去川北斟酌處理。」康並寫了一張條子送法幣三萬圓作旅費。我知康家中用度已不充裕，當面將條子放還在他的辦公桌上。我為安撫勸導十八師的事自己賠錢已很多了，哪會在乎三萬元。到了成都不久，彭勳武很着急的說：「澤中已被迫離開三臺，不知去向，危險很大。」往後又來說：「已繞道去你家鄉。」他知道我並不在家，去我家連「望梅止渴」都說不上，因為並不能望着「梅」。祇能說：聊慰渴望的心情而已。彭勳武要請我回家一趟，解決彭澤中的困難。

為了安定後方，為了抗戰勝利，我連夜趕回到家，彭澤中已去遂寧。我有個兒子正在出痧子，溫度甚高仍忍心離家，趕到遂寧。彭澤中見面

大慟，我安慰他並留下來，派人去三臺金堂瞭解情形，彭澤中走後全師失去重心，而且空出一個旅長位置來，內部爭執不說，還引起他人對十八師打主意。我在遂寧、重慶跑了幾次，考慮的結果對彭澤中說：「你能見重各方，因為你在十八師有相當重的份量，並能影響其他部隊，共同安定後防，今離開隊伍，就失去憑藉，如不願回家作老百姓，就該回三臺，重行帶領部隊。是軍人就不要膽小。」彭點頭稱是。我奔走於川北沿途和重慶很多次。聯絡、布置等事，煞費苦心，彭澤中回去要用不少錢。我與劉航琛講過後，就同康兆民到劉航琛住的歌樂山去會談。劉老太太看着我就像喊縣長，還說要開一罐比我年齡大的酒招待，這酒是劉老太太出嫁時所釀的。接着康兆民又請客，客人僅劉航琛和我談得興起，劉航琛拿出一張外匯匯票來，請轉交彭澤中（彭在遂寧貼出現法幣一百萬元，後來彭連本帶利還了劉）。康兆民向何總長應欽詳細報告後，何總長指派辦公廳主任商啓予坐的座車，送我到遂寧。

臨行的早晨，我問康澤報告過行營主任兼理主席張岳軍先生沒有？康立刻與張通話，說完電話，康的兩道眉毛快要皺在一起了，苦思很久。我說：再打電話，說明絕不會衝突出事。康又接通電話，說明不會動武。我在旁邊，最後聽康說辦此事的是你部下前瀘縣縣長袁某，又說一陣子，放下電話。康有笑容的說：可以動身了。到了遂寧，一切依預定的計畫進行，彭澤中平安的回到三臺坐鎮。為了編制、人事、安撫和善後，我又跑了幾次重慶。彭澤中在電話中與金堂的周嘯嵐

通話，談得非常好。有一次我也接過電話與周嘯嵐講了話。他說：「爲了十八師，你從川南跑川北，還從川西跑川東。」我說：「還不是你常說的一句話，要過太平日子嗎？」在瀘縣參與這些事，是我職責所在，離開瀘縣後參與此事，除友誼外，也是想在抗戰中安定後防，使擁護中央者得一良好的結果。

後來彭澤中作警察第二總隊總隊長，屬內政部警察總署，遷在重慶，我在成都和他很少見面。祇是他老太太去世，我爲弔祭去過重慶一次。民國三十八年冬，時局緊張，蔣總裁介公去重慶住歌樂山林園，警察第二總隊任警衛，彭澤中曾蒙總裁召見，慰勉有加。在南岸的警察第二總隊還真正打過一仗，接下來受傷的官兵，其中負重傷的有他的兄弟，送成都就醫。我離開大陸，彭澤中的情形就不知道了。

## 浩然集

喬家才著

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鐵血精忠傳」。「關山戴笠和他的同志」。「關山煙塵記」。「海隅叢談」。「爲歷史作證」五巨冊合訂爲「浩然集」一部定價台幣壹仟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